

二十一世纪文库

WORLD FAMOUS
LITERATURE COLLECTION

世界文学名著宝库

浮士德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二十一世纪文库

世界文学名著宝库

浮士德

[德] 歌德 著

王 蓓 译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献 词

你们又临近了，飘忽不定的身影，
想当初曾经呈现于朦胧的目光。
敢情这次我试着要把你们抓紧？
难道我的心仍旧倾向那个痴想？
你们拥上前来！来吧，随你们的便，
尽可从烟雾中围着我袅袅飘颺；
围绕你们的行列荡漾着一股灵气，
它让我的心胸感受到青春的战栗。

你们和欢乐韶华的风物同归，
于是众多可爱的亡灵缓缓而出；
最初的恋情与友谊随之飘起，
好象一桩古旧而漫漶的掌故；
无奈愁肠重结，太息不止，
恨人生迷离曲折多歧路，
忍不住轻呼故人，风华正当时
却不幸为命运所欺竟然先逝。

我向亡灵们唱过最初的歌，
可惜他们再也听不见下面的乐章；

友好的聚会久已渺然无寻处，
唉，更感叹消逝了最初的回响。
我的苦衷只好向陌生人倾诉，
他们即使喝彩也会使我心伤，
当时赏识过我的歌诗的知音，
纵然在世亦不知却向何方飘零。

所有我产生的一种久已生疏的憧憬
向往着那寂静森严的境界，
我啜嚅的歌声象风神之竖琴
以飘忽的音调时断时续地摇曳，
我禁不住浑身战栗，涕零复涕零，
凛冽的心随着软化而亲切；
我所有的一切慢慢暗淡而悠远，
而消逝者又要现出来向我重演。

舞台序幕

〔剧场经理—剧作者—丑角。〕

经理 你们二位常常帮助我应付重重难关，那么请说说看，对于我们在德国的尝试有何高见？我唯愿让众人个个喜欢，特别因为他们吃饱了也赏我一口饭。棚柱已撑好，戏台已经搭成，人人巴望着一个盛会。他们眉飞色舞，心潮激荡，端坐在那儿，正要等着来个喜出望外。我懂得如何把民众的口味迎合，可从没有如此狼狽过：他们未必惯读第一流的佳品，却乱七八糟地读得太多。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让一切新颖、别致、具有深意而又令人赏心悦目？当然我高兴地看到，众人如潮水一样拥向我们的戏棚，一再汹涌地挤过那狭窄的恩宠之门，四点以前天一亮就撞撞跌跌，狂奔到票房前面来，如荒年在面包铺门口抢面包一样，不惜为一张入场券打破脑袋。对形形色色的人群发生这样巨大的奇迹，只有诗人你才能够；今天就劳驾了，我的朋友！

作者 哦，不要拿那些三教九流众人向我噜苏，看他们一眼就会让我丧魂失魄。给我挡住那汹涌的人海，免得它硬要把我们卷进了漩涡。哦不，请把我引向天堂寂静的角落，只有那儿诗人才能享受到真正的快乐，那儿友谊

与爱情才以神性之手，创造并且培育出我们心灵的恩泽。

唉，从我们内心深处发源的诗意，从我们嘴里怯生生念出的台词，有时候念不到点子上，有时或许可以凑凑趣，都将为放荡瞬间的暴力所吞噬。每每须得年深月久地加以咀嚼，它才可以显现出完美的形式。金玉其外不过炫耀于一时，真品才能永垂不朽于后世。

丑角 “后世”这个词儿我可听不得，如果我要讲什么后世，试问谁来给当代人逗乐？他们需要乐子，那可不能忽视。有个干练的小伙子出台露面，我想总会让人叫好。谁懂得殷勤地披沥衷曲，谁就不会为观众的脾气烦恼；他更希望拥有一大批观众，人越多就越能令他们捧腹大笑。因此放漂亮些，显出你的能耐来，让想象力去带上它所有的合唱，例如理性、悟性、感觉、激情等等，但请注意！别忘记了笑料。

经理 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情节！人们是来看戏的，总喜欢睁着眼睛瞧个够。假如眼前演绎出许多本事，众人就会看得瞠目结舌，所以您马上就会闻名遐迩，众人会把您捧得晕了头。观众只能靠量来争取，每个人最后要挑到自己的一份。谁带来的东西多，谁就会给许多人带来点什么，于是人人走出剧场都会高兴。看来您与其演一出，还不如把它分成好几段！这样一盘杂碎，你做起来一定不难；把它端上桌来，就像灵机一动那么简单。您奉献完整的一出又有何用？观众会当着您的上面把它扯得粉碎。

作者 您不觉得这样的手艺是多么糟糕，它又怎样配得

上真正艺术品的称号！看来你们的金科玉律，就是那些正人君子们的粗制滥造。

经理 对这样的责备我并不见怪；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想想您要砍的是一块软木塞，再看您是在为谁写戏！假如这些人是为无聊所驱使，那些人只由于酒醉饭饱而已，最糟糕的是，有些人所以跑来竟是读了报刊杂志。有人漫不经心地朝这儿赶，好象来参加假面舞会，有人出于好奇而飞速着脚步；姑娘们花枝招展，招摇过市，不取报酬地参加演出。您在诗人的高座上又梦见什么？难道你真高兴看到戏棚爆满，观众如潮？瞧瞧旁边的施主吧！他们一半冷淡，一半粗俗。有人散场之后想玩一局纸牌，有人想在一个荡妇怀里狂欢一宵。你们这些可怜的蠢材，何苦为这样的低俗目的把高雅的缪斯打搅？我劝您多给，多给，一味多给，这洋您才不致漫无目标，误入歧途。把人们搞得昏头昏脑就够了，可不容易令他们心满意足……你哪儿不舒服？是快乐还是痛苦？

作者 去吧，去找另一个奴才！诗人难道为了你的缘故，能放肆玩忽那最高的权利，自然赋予他的人权！他用什么打动全部人的心？他用什么把每一种元素调遣？难道不就是从胸中冲出来、又将世界摄回到自己心中的那种和声？当自然把无尽长的纤维无动于衷地搓捻着安在纺锤的面时，当不和谐的众生相互撞击着发出刺耳的音响时：是谁令人鼓舞地划分了那永远流动的整齐的音阶，使它合乎韵律地振动？又是谁呼唤个别加入普遍的圣列，在那里发出美妙的谐音？是谁让暴风雨怒号

而化为激情？又是谁令夕阳在严肃的思想里燃烧？是谁把所有娇美的春花倾撒向了情侣们的小径？是谁把微不足道的绿叶编成荣誉冠冕来奖励每种功勋？是谁保护了奥林波斯山？是谁集合了众神？须知这一切是人的力量体现在诗人的身上。

丑角 那么，就请运用这些美妙的力量，来经营诗人的业务吧，如经营一桩风流韵事：先是两人萍水相逢，心心相印，彼此留连忘返，渐渐变得难舍难分；虽然幸福增多了，但是招来烦恼，迷恋之余紧跟着痛苦，转瞬间便产生了小说一部。让我们也如此这般地搞出一个脚本！只须深入到丰满的人生中去！每个人对人生都有亲身体验，却极少人去把它参透，随您从哪儿落笔，哪儿都充满了情趣。五颜六色的图画很少眉目清晰，往往谬误一大堆而真理只有一星半点：就这样酿成了鼓舞和感化世人的美酒。所以青春娇艳的花朵们聚拢到您的舞台面前，聆听您剧中的启示，于是每个温柔的心灵从您的作品中吸取忧郁的食粮，所以一会儿这个兴奋，一会儿那个骚动，每个人都看见了自己的内心里所想。他们还随时打算哭泣欢笑，他们尊崇激昂慷慨，喜好虚无缥缈；定形的成年人看什么都不顺眼，发育中的少年会永远感恩图报。

作者 那么请把我本人还处在发育中的时日还给我，那时源源不断的诗泉日复一日地迸发，那时云雾笼罩着我的世界，蓓蕾还允诺着奇迹，那时我采摘了开满一切山谷的鲜花。我一无所有，但却热中于追求真理和爱好幻景。请毫无保留地还给我那些本能，那深沉的、充满

痛苦的幸福，憎恨的力量，爱的权柄，请送还我的青春！

丑 角 好朋友，你在这些情况之下才需要青春：当敌人在战斗中逼迫你的时候；当最可爱的女郎使劲勒住你的脖子的时候；当迅跑的花冠远远表示难以达到的目标的时候；当人们在激烈的旋舞之后设宴张筵狂饮达旦的时候。但是，勇敢而优雅地弹奏着熟悉的弦乐，向着一个自选的目标东弯西拐地信步漫游，老先生，这才是您的义务，我们不会因为这而对你少怀敬意。老年并不如人所说是让人变得幼稚，相反它却发现我们都是真正的儿童。

经 理 言已交换够了，让我最后看看行！你们相互恭维之际，本能做出一两桩有益的事情。高谈阔论又有何用？它永不会见于踟蹰不前的人。你们既然以诗人自命，那就请你对诗发号施令！你们知道我们需要什么：我们要把烈酒豪饮；立刻就为我去酿造吧！今天做不到的，明天怕也做不成，所以一天也不应耽误；只要是可能的，就得下决心一把抓紧，决心抓住它，就不但不要让它溜掉，还得继续贯彻下去，因为不这样不行。你们要知道，在我们德国舞台上，人人都按照自己的心意在排练；所以，今天请别为我节省布景和机关！充分使用大大小小的天光，星星也不妨糜费一下；还有水，火，悬崖峭壁，飞禽走兽……，一点也不能短欠。那么，就请在这狭窄的木板屋，去步测天地万物的整个领域，用从容不迫的速度从天堂通过人间直至地狱！

天堂序曲

〔天主。天兵。后面跟梅菲斯特费勒斯。

〔三位天使长上。

拉斐尔

太阳按古老的方式
在兄弟天体的赛歌里轰鸣，
她用雷霆般的步伐
去完成着既定的旅程。
天使们一看见她元气勃勃，
虽然无人能探测她的深浅；
不能想象的崇高功业
正如开天辟地一样庄严。

加伯列

而豪华的地球却飞快地
快到无法想象地围着旋转；
天堂的光明正在与深沉而
可怕的黑夜彼此替换；
大海却从深邃的岩底泛起，
浩浩荡荡地四下翻腾，
岩石与大海接着被卷入了
永远迅速的天体运行之中。

米迦勒 但阵阵狂飚从大海到陆地
又从陆地回到大海彼此咆哮，
愤怒地在四周形成了
一副效应很深刻的链条。
那儿一道毁灭性的电闪
照亮了道路的霹雳；
但是，主啊，你的使者仍崇敬
你的时日之轻轻的推移。

三 人 天使们见了就元气勃勃，
虽然无人能探测你的深浅，
你一切的崇高功业，
如开天辟地一样庄严。

梅菲斯特 主啊，既然你又一次屈尊光降，垂询我们的一切近况，加之你乐于把我们惠顾，所以你今天也看见我侧身于你的仆从之中。主啊，请原谅我吧，我说不出什么豪言壮语，虽然难免为在座诸位所揶揄；我的慷慨激昂肯定会惹你见笑，如果你没有把笑人的习惯戒除掉的话。关于太阳和大千世界我不知说些什么，我只知道，人类是如何在把自己折磨。世界的小神总是秉性难移，而且就如第一天那样古怪离奇。假如你没有把天光的光泽交给他，他也许会过得稍好一些。他把它称作“理性”，可一旦运用起来，却变得比最凶猛的野兽都要残忍。请允许我打个比方，我看它就如一只长腿蚱蜢又飞

又跳，跳着飞着一下子钻进草丛去唱它的老调；唯愿它永远躺在草丛里才好！可无论什么垃圾废料，他都要伸上鼻子嗅上一嗅。

天 主 你难道再没有什么要同我聊聊？你来只是为了发发牢骚？难道你觉得人世间到处一无是处？

梅菲斯特 是啊，主！我发现那里糟糕透顶，依旧如故。人们悲惨度日，甚至使我不胜怜悯；我简直不能去折磨那些可怜的生灵。

天 主 你认识浮士德吗？

梅菲斯特 就是位博士？

天 主 我的仆人。

梅菲斯特 当然！他侍奉您可是非同一般。人间的烟火这蠢货一概不沾。心神骚乱他却好高骛远，他多少明白一半自己的疯癫；他想摘天上最美的星斗，他想寻地上最高的乐趣，但远远近近满足不了那令人内心深处激动的心曲。

天 主 纵然他现在侍奉我有点浑沌，我将快速把他引向清明。小树发青，园丁就会知道，花与果实必将装饰未来的光阴。

梅菲斯特 您赌点什么？如果您允许我把他慢慢引上我的轨道，您一定会输掉！

天 主 只要他活在人世间，你要试一试我不阻拦。人只要努力，犯错误总是难免。

梅菲斯特 那就谢您了；由于我从不愿同死人纠缠。我最爱丰满鲜嫩的面孔。我更不会在家里接待一具尸骸；它之于我，如同老鼠见猫一般。

天 主 好吧，任你去吧！去诱引那个灵魂使之脱离他的源头，只要你抓得住他，就把他随身拉上你的歧途，到你不得不交待的时候，你就会含羞带愧地承认：一个善人即使在他的黑暗的冲动之中，也会觉悟到正确的道路。

梅菲斯特 好吧！是非曲直不会拖得很久。我毫不为我的赌赛发愁。假如我达到目的，就请您允许我鼓起胸膛把凯歌高奏。让他一辈子去啃尘土，而且甘心情愿，如那条大名鼎鼎的蛇，我的同族。

天 主 那时你尽可随时来见我；我从不曾憎恶过你的同类。在所有否定的精灵中间，促狭鬼最不会令我感到累赘。人的行动太容易松弛，他很快就爱上那绝对的安宁；因此我愿意给他一个伙伴，刺激他，影响他，还如魔鬼一样，有创造的能力。——可你们，真正的神之子，欣赏丰富而生动的美吧！让永远活跃永远生动的化育者用爱的温柔围绕你们，而那飘浮于游移现象中的全部，请用持久的思维将它们固定！

〔天界关闭，天使长散开。〕

梅菲斯特 （独白）我愿意时时见一见这位老头儿，小心提防不跟他闹别扭。一位伟大的天主同魔鬼直面的讲话，竟然这么富于人情味，实在难能可贵。

悲 剧
第 一 部

夜

〔在一间高拱顶的、狭窄的哥特式房间里面。浮士德，烦躁不安地坐在斜面书桌旁的安乐椅中。〕

浮士德 唉，我绞尽脑汁把哲学、法学和医学，天哪，还有神学，都研究透了。这时的我，这个蠢货！尽管满腹经纶，也并不比以前聪明；称什么学士，称什么博士，十年来牵着我的学生们的鼻子，天南地北，海阔天空，处处驰骋——这才知道我们什么也不懂！想到这一点，简直让我五内如焚。比起博士、学士、律师和教士所有这些夜郎自大之辈，我诚然要懂事一点；没有什么犹豫或疑虑来打扰我，什么地狱或魔鬼也吓不倒我——为此我却被剥夺了一切乐趣，不敢自认为有什么真知灼见，更不敢好为人师，去矫正和感化人类。我也没有什么财产与货币，更没有人间的荣华富贵；就是狗也不想活得更长久！因此我才向魔术求助，看能否通过精灵的咒语和威力，多少获知一些玄机；这样，我才用不着汗流浹背诚惶诚恐，讲述一些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；我才感悟到，是什么从最内部把世界结合在一起，才观察到全部的效力与根基，而不用再去搜索故纸堆。